

作者：李維榕博士

刊登日期：2021年4月17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〈故事從家開始〉

父親的聲音

這次會談是由青年人提出的，他要求兄長一起出席，父親立刻就為他們做好安排。

三個大男人，擠在我小小的會客室內，有點靦腆。其實好幾個月前我就見過這青年，那時他十分消沉，甚至有自殺傾向，老感到被一種壓迫感包圍，他覺得與哥哥有關。後來就沒有蹤影，直到這一次再見面。

既然是他的主意，我也就開門見山，請他先發言。

青年人猶疑了好久，終於指着哥哥對我說：「他從小就當自己是我的父親，我不需要他做父親！」他又指着父親說：「我已經有一個父親！」

聽了他的話，父兄都十分愕然。哥哥趕忙為自己辯護：「我並不想做你的父親，我只是想幫你投入正常的社交生活，不要老是把自己收藏起來，如果你不喜歡，那麼你想怎樣改變？我們要怎樣才幫到你？」

這對兄弟的年齡相差不遠，怎麼一人變成另一人的父親？而且一個是說話艱難，另一個卻真的是一派領導人的風範？原來父母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離異，父親承認這全是自己的錯，帶着無限的內疚。事發時家中無比混亂，當時哥哥還是孩子，很自然地就把父親空出的角色承擔起來，不但保護傷心的母親，同時教導弟弟。他首當其衝，與父親的關係也是矛盾重重，成長過程十分火爆，是個典型的反叛青年，反而是一直內向的弟弟，很少為家人帶來問題。父親其實一直沒有走遠，多年來一直守護着這個家庭，不離不棄，但是他的內疚感太強，讓他無法表達自己的聲音。

他說：「我愛我的孩子，我怕失去他們，我知道問題都是因我而來，無論他們的行為有多麼不妥，讓我多麼難堪，我都不敢作聲，因為每次想發言，都會感覺到被推到最黑暗的角落！」

父親開始哽咽，他問：「我究竟還要付出多少代價，才足夠補償？」

哥哥立即否認：「我少時的確埋怨過你，但是這些年來，我們的關係已經改善。我的工作遇到困難時，不是也找你商量？」

弟弟卻說：「我從來都沒有怪過你，那時我年紀小，根本不知道大人發生了什麼事，也沒有人告訴我。只發覺父親突然不見了，母親很悲哀，什麼也管不了。哥哥卻變得很專制，處處由他話事，我不服氣，又鬥他不過。」

他繼續說：「不只過去如此，現在也是一樣！我怨恨他！」

弟弟泣不成聲，父親更是低頭不語。連說話充滿權威性的哥哥，也失去他的肯定。他說：「我們從來都沒有討論過這些事情，多少年都裝作一切正常地生活，也許一早就應該有這種對話！」

家庭裡所發生的重要事故，真的需要及早處理，尤其對孩子的個性發展，大部份都是基於早期與家人互動模式所形成。哥哥從小就頂替了父親的角色，形塑了他在言詞上的果斷與不留餘地；而弟弟對哥哥的抗拒，以及對父親威嚴的期待，也造就了他那抑壓而隨時爆發的內在性格。

過去的矛盾如果沒有適當疏導，會一直延續到當下。只要留心父子三人的交流模式，就清楚看到他們到現在仍然無法突破彼此的牽制：父親擔心小兒子無法走出過去的陰霾；兄長也想幫助弟弟回覆正常生活。只是父親的聲音是那樣微弱，很快就被哥哥習慣性的強大語氣掩蓋，而這正是弟弟最為不滿之處。正如他一開始就說：不要哥哥當父親，他只希望父親是父親。

要改變這種互動模式，就不得不掀起過去的傷痛，這是一個十分苦痛的過程。這次他們雖然打開心扉，真情流露。但是父兄很快就回到老習慣，收起自己的情緒，又再一次把焦點放在弟弟的問題上，不斷向他提點。弟弟又再陷入無聲的反抗。

終於忍無可忍，他突然哭着叫嚷：「你知道那天我為什麼把家裡的玻璃窗打破嗎？」父兄都被嚇了一跳！他繼續說：「就是要讓你們知道，不是說幾句好話就能解決多年來的困擾。哥哥對我的欺凌，到現在都沒有停止！憑什麼家裡總是他說了才算，連母親也要聽他的！」

弟弟這話是向父親說的，他一直都避免與兄長有目光接觸。這才發覺，弟弟是多麼地渴望父親會制止長子的強權，把哥哥放回兒子的位置，他這個渴望從兒時就開始，一直等到現在！因為父親沒有聲音，他也失去語言！他說：「很多話都哽在喉嚨裏，就是說不出來！」

其實父親從來都沒有放棄孩子，現在兒子都已成年，他仍是隨傳隨到，只是不斷舉出大條道理來解釋自己，反而無法讓孩子接近。

這次我打斷了他：「無論你的婚姻為什麼失敗，你有什麼歉疚，既然選擇共同撫養，你就是父親！他們胡來，你就要說：我不允許你們這樣！我相信不單是小兒子，大兒子一樣，都需要你擔當起父親的角色，而不是無聲地在一旁侍候他們。」

父親的沉默，就是上帝的沉默！這是瑞典名導演 Ingmar Bergman 的經典題材！

出乎意料地，兩個孩子都異口同聲：「我們胡作妄為，其實就是考驗父親的權威！」

同胞相爭，原來等待的是父親的聲音！